

对于同其他学科融合的交叉学科或应用教育理论研究特殊对象的学科,只能兼顾。有些分支学科,已有专门的核心刊物,如“比较教育”、“工程教育”等;有些分支学科,至今并无公开发行刊物,如“教育史”,在发文比例上,也要分别对待。

四、推动与组织学术研究活动

一份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其责任不仅在于发表学术研究成果,还要起推动以至组织学术研究活动的作用。这种作用,有时比学术研究领导部门所起的作用更简捷与切实。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尤其是在有影响的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其研究成果的价值,不亚于主持或参加一项研究课题。因而,学术刊物的组稿,起着积极的推动与组织研究的作用。

学术刊物推动学术研究活动,一般也是以相当于研究课题指南的“征稿选题”进行组织的。有许多刊物的“征稿选题”,形同考试题目,限制了作者的研究视野与自由。《教育研究》就设计得较好。以2014年第一期所发布的“2014年征稿选题要点”为例,所提出的30个要点,只表明编辑部所希望的选题方向与范围。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规律研究”、“立德树人的理念与宏观政策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都只指出了研究方向;又如“课程、教材、教法研究”、“学校体育、美育工作研究”、“学前教育发展研究”、“特殊教育提升研究”、“民办教育发展研究”、“教师队伍建设研究”等,都只提出了研究范围,留给作者自由思考的空间。即使如此,也只能表明编辑部在有限范围内征求意见之后可能想到的,而有些创新的研究成果,往往出乎人们意料。作为一份站在学术前沿的刊物,还得有宽阔的视野、包容的胸怀,为选题之外的创新研究成果留下发表的空间。

以上数点,既是我对《教育研究》35周年刊庆的祝贺,也是对35周年之后进一步发展的祈望。

教育科学决策的智库, 繁荣教育学术的平台

顾明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文革”前教育界没有一本学术性的教育杂志。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1979年,随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恢复和中国教育学会的成立,才创办了《教育研究》杂志。因此,可以说,《教育研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杂志至今已经走过了35个年头。创刊时我就是杂志的编委,现在成了她的学术顾问。虽然没有为杂志作出什么贡献,但确是杂志的忠实读者,有时也是她的不太高明的作者,可以说我们共同走过了这35年。

35年来,我国教育科学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蓬勃发展,呈现了五彩纷呈的繁荣局面,对此,《教育研究》亦功不可没。《教育研究》在我国教育发展、改革、转型的几个关键时刻,都反映了教育学术界的声音。我记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教育理论界的大讨论都是以《教育研究》为主论坛展开的。

改革开放初期教育界拨乱反正,关于教育本质问题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讨论。这是由于光远在1978年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起的。他提出:教育这种现象中,虽含有上层建筑的东西,但不能说教育就是上层建筑。由此“教育本质”的讨论就在全国教育界迅速展开。《教育研究》是这场学术论争的主论坛。讨论持续了10年之久,发表论文数百篇。这场大讨论,虽然最终没有形成一致结论,但对教育本质的认识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这场讨论实际上是对教育功能的反

思。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路线下,教育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就摆到议事日程。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教育是基础。教育必须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陈旧观念,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

党的十四大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教育理论界又掀起了“教育产业化”大讨论。这场讨论也是以《教育研究》为主论坛展开的。讨论的焦点是教育要不要产业化、市场化。教育能不能产业化、市场化?争论比教育本质的讨论更激烈,并且也持续了十多年。这场讨论澄清了对教育性质的认识,大多数学者认为,教育是公共事业,是准公共产品,教育事业主要由国家投入来发展,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要实行免费教育,但鼓励民间资本投入教育事业建设,并可以收取一定的合理回报。教育是一种公益事业,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都不能市场化。只有教育的衍生物,如设备、辅导材料、培训等可以市场化。这为后来确定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国家增加教育投入、实行义务教育免费等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我国教育有了较大发展,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日益高涨,出现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影响了学生健康成长。于是端正教育思想的讨论在80年代展开。《教育研究》从1986年第4期至1987年第4期,还专门开辟了“端正教育思想,明确培养目标”专栏,内容涉及的问题就是批判“升学教育”,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和提高民族素质的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端正教育思想的讨论演变为素质教育的大讨论。自从素质教育的概念提出以后,学术界就有不同的意见。经过二十多年的讨论,现在虽然仍有不同的声音,但把它作为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国民素质,培养有社会责任心、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的理念已经得到普遍的共识。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全面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有了较大发展,高等教育得到跨越式的发展,进入大众教育的时代。但由于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发展不均衡,教育公平问题受到公众的关注。教育公平的讨论就在教育界广泛展开。《教育研究》在这场讨论中发表了众多学术论文,论证了教育公平对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重大意义,讨论了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等问题。

《教育研究》不仅结合我国教育发展每一个阶段的形势开展各种理论问题的大讨论,还不断引进国际教育的新思想、新理论,总结我国教育实践的新鲜经验,传播先进教育理念、新方法,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同时丰富了我国教育理论宝库。

35年来我国教育研究队伍日益壮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教育研究队伍不足四百人,现在已经发展到几十万人。《教育研究》为中青年教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发展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成长了一大批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

对于《教育研究》今后的发展,我有几点建议。

第一,把《教育研究》办成教育事业发展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智库。继承和发扬《教育研究》的优秀传统,关注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问题,开展理论问题大讨论,为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撑。

第二,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关注教育发展的热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开展广泛讨论,引领正确舆论,促进教育发展。

第三,重视总结教育第一线教育工作者的经验,帮助他们在理论上提升。教育理论从哪里来?只有从实践中来。教育理论往往落后于实践,但实践又缺乏理论的阐释。因此,要提倡理论工作者与教育实践者相结合,创造新的教育理论。

第四,坚持学术性,重视教育基础理论研

究和学科建设,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不同意见、不同学派百家争鸣,繁荣教育科学,为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理论体系作出贡献。

第五,重视青年理论工作者的培养与扶植,论文发表向中青年倾斜。同时,重视学风建设,坚持实事求是、朴实无华,反对浮夸、空洞理论,引导中青年学者健康成长。

祝贺·致敬·期待

朱小蔓(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光阴似箭,10年前我在中央教科所工作时为《教育研究》创刊25周年组织举办纪念活动的情景还恍如昨天,倏地即迎来她的35周年庆了。如同人的生命成长,杂志已步入中年,更加成熟,正值发挥作用的黄金时期。我是《教育研究》的老读者、作者,一段时期还有幸参与过一些管理工作。与所有的中国教育人一样,我衷心祝贺她的生日,期待她有更加强盛、健康的发展。

一、追求卓越,为提升国人 对教育研究的信念做出更好的示范

《教育研究》是在1979年“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春天创办的。她是带着特别的时代氛围与使命诞生的。回望那个时期,这份杂志是当时中国教育战线在思想理论观点上拨乱反正最为瞩目的学术窗口和风向标,对于那个时期中国人的思想启蒙发挥了杰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以来,《教育研究》乘着中国教育现代化、教育科学化新高潮的东风翩翩起舞、身手不凡,伴随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形成众多分支学科、经历从“单数”到“复数”的裂变,这份杂志为新时期中国教育学科的丰满与重

建积累学术知识,从而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教育学界的的知识权威地位。当然,更为严峻而长期的挑战还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至今,中国教育因应社会变迁在宏观战略及其政策上有不断的调整和改革,教育研究活动承载起更多的影响教育政策、影响教育改革实践的使命。作为一份在整体上代表着中国教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背负新的探索使命,也必然承受诸多考验乃至历史的检验。

教育研究是发现教育真相、研究教育活动机制、建构教育学术知识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提升教育学术水准、培养教育学人的重要途径之一,甚至也可以说是衡量国力及国民文化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教育人口大国、一个教育实践如此宏阔丰富的国度,没有自己权威的、得到公认、受人尊敬的教育学术刊物。35年来,《教育研究》杂志受到各个方面的爱护,一路走来、步履稳健,尽管总有不尽如人意的缺憾,但她作为教育学术类综合性刊物的标杆形象还是站立着的,我们应当向她表示感谢和敬意。

由于今天人们对教育现实状况的评价,前所未有的复杂而充满争议,国人对教育改革及提升质量、品质的诉求亦前所未有的高涨而充满期待。尽管教育改革的实践、对教育的期待总会刺激和推动新的教育研究活动,但由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社会发展特殊进程中强大的利益诱惑和种种非学术干扰,特别是近一二十年全球互联网时代和不确定的、高风险社会的到来,教育活动本身及其面对的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教育知识的形态以及教育知识生产本身也变得更加复杂,导致人们对教育研究的价值期望有所降低,投入教育研究的热情不足,急功近利的情绪甚于对于科学和学术本身的信仰与敬畏。

生活中有几件事让我对中国教育研究的重要性及提高水平的迫切性有新的视角和触